

葉文心主講「近年民國史的研究及其走向」紀實

張煥裕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葉文心教授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其著作有：《上海繁華》（*Shanghai Splendor*）、《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和《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 1919 - 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等；近幾年致力於研究上海都市文化、大眾空間與視覺資料的發掘及其新史學方法之內涵。2012年7月23日應邀至國史館演講，就「從史料的閱讀看民國史研究」議題，與史學界進行心得交流。

一、史料解讀新趨勢

所謂非文本的史料，包括各式各樣的圖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凡是文字之外都可稱之為圖像，其製作過程是非常複雜的。當我們看到一個非文字、圖像性的顯現時，必須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即這個圖像的製作過程為何？它是怎麼來的？一旦將各種圖像相互連結、建立關係，圖像又變成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文本。因此，當圖像做為史料解讀時，必須關注到所謂中介性的問題，亦即當我們看到一張圖像，想對它做精緻的解讀時，就必須先將其中介過程（圖像裡面和外面的交互過程）解釋清楚。

文本史料跟圖像史料之間，不但在運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在表述的方式上亦非單一形式。非文本材料的解讀，近年在西方年輕的學者裡，有一個新興的熱點，就是從圖像之外對現實場景進行關注。做這樣的研究，歷史學家們需到現場去對實景做觀察和思考，這種作法的好處是，文本裡一些誇張性或以形容詞為主導的敘述方式，一旦與實證的角度結合，即可對一些文本的解讀做出新的闡釋，或是提出新的問題。

而在閱讀以文字為主體的材料上，西方學者最近希望做出突破的是關於所謂文本的性質。在這個性質的取決上，如何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文字背後所蘊含的意義。鑑識與鑑別文本的形成過程及其文體風格，是幫助我們運用史料、開展史料內涵的一種方式。

二、新史料解讀趨勢下的民國史課題之建構

從對非文本史料的解讀，我們可看出近年民國史研究的趨勢，是希望把民國史研究放在更大的框架裡進行研究。也就是把以國族為主題的歷史建構，放在一個如文明發展的大歷史過程裡，透過這樣的方式即可更進一步建構一些比較宏觀的史觀。這是一種趨勢或是追求。

以城市史研究為例，研究者的陣容逐漸壯大、並發展出一個新的走向，就是城市研究重新與政治史及思想史結合起來，這背後所展現的，就是文化史研究仍是值得研究的領域。相應於這種歷史趨勢，近來在對於戰爭、知識體系結構，甚至是近代中國幾度革命方面，西方學界都有新的關注，較有成就的是關於戰爭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關於知識體系建構的研究。在題材的選擇上，走向重新認識在歷史敘述之下（在基層結構裡）必須要有一個硬性的支撐。關於民國時期如果能夠從大歷史的角度，透過對文化史及社會史新的闡釋，重新建構一個不為國族意義所壟斷的大歷史，這樣的建構是非常有意義的。許多從文化及社會角度入手的研究都突顯出一個背景，就是研究民國時期或是二十世紀中國，如果沒有把戰爭或革命這些基本且無所不在的現象搞清楚的話，那麼文化史跟社會史將無所附著。也就是說文化史如果要做得非常精采，必須要能跟這些所謂硬性的題目進行硬性的對話。

新史料與新檔案材料出現後，我們透過檔案材料的梳理，把事情的真相還原之餘，並繼續把相關問題進一步延伸、思考，而引申出更多的相關議題。史學如果在知識上，對我們有開創性意義的話，應是能幫助我們跳脫出從過去所延襲而來的既定敘述或框架，如此便能使歷史知識刺激人們反思並開啟新的面向。

三、民國史研究中新文化史與政治史之關係

臺灣現在的民國史研究，多與新文化史或新社會史相關聯，在年輕的學者們看來，傳統的政治史受到國族的話語霸權壟斷色彩過分濃厚，以致於缺乏新意與吸引力，必需尋求新的研究方法，而新文化史與政治史可以是相輔相成的。

政治史想跳出巨大的國族敘述範圍，必需從新史料的使用或從舊史料與大家熟悉的史料中開發出新的解讀視角與意義；即從史料的角度，由基礎重新解釋歷史。此外，以較帶有批判性或反思性的眼光，來思考今日我們建構的或是已約定俗成的政治史，主要想回答什麼問題。大家只要往這一方面去思考，就會發現文化史、經濟史和社會史，其實與政治史的重新解讀有高度相互依存關係。即新政治史亦不能脫離文化、社會以及經濟史的新解讀或新的提問方式。而是以新的問題、新的史料閱讀方式與新的敘述，來面對挑戰。

四、命題的重要性

做近代史的痛苦是，無論研究什麼題目，在定義邊界本身就是一個挑戰。換句話講，開發近代史方面的新意，其實命題的挑戰，至少占了一半，就是這個問題是否值得做，因此命題非常重要。當我們著手做文章

時，要能在命題過程中找出一些邏輯跟實證上相背之處，它顛覆既有研究成果的可能性在哪？先把問題的張力找出來，如此做文章時就不會無的放矢。所以如何駕馭不同的材料，就看我們問的是什麼問題。像地圖這類材料作為文本或是圖像的建構過程，本身就具有科技發展史的背景，如果我們將抗日戰爭時期政治史跟軍事史結合地圖研究，可以產生跨學門整合的新視野。

五、抗戰史之建構

以目前的條件，要對抗戰史的進行思考或是命題建構，至少有兩個方向可以參考：第一，所謂戰爭，作為一種普遍現象，之所以能夠扣人心弦，其實是因為戰爭期間，人的處境跌宕起伏的極端性，在抗日戰爭的框架裡進行敘述，探討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戰爭，或是一個什麼型態的戰爭，中國為何而戰？

第二是在中國所有的戰爭中，抗日戰爭所牽涉到的空間幅度，是中國有史以來空前的。由其所動員的結果，在軍隊編制上也是空前的。在被迫的狀況之下，或者是在軍隊有組織的情況下，大批人口的流動，空間的跨度，我想我們就可以認識到，抗日戰爭從文化史、社會史這些角度上來看，意義深遠。

另外就是軍隊。抗日戰爭時期國軍部隊那麼多人，軍隊作為一種群眾，由群眾組織

的角度上來看，隨著每日進行的食衣住行而產生的文化、經濟或是社會上的問題，就足夠我們好好開發。大家都知道最近流行醫療史、性別史，而醫療史跟軍隊組織的關係非常密切。抗日戰爭史不但非常值得做，且當我們結合不同的學門，或是不同流派的史學方法後，甚至可以做出更豐富、更有文化震撼力的學問。

六、綜合討論

呂芳上（國史館館長）

我們很想修抗戰史，問題是到底該怎麼寫？現在的寫法跟五十年前截然不同。剛才提到文化史與政治史之間其實沒有非常清楚的界線，可見我們今天修抗戰史時，不見得只從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問題是有多少人可以用這種研究方法來突破過去的框架，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此外，臺灣最近十幾、二十年間，學界有一個強烈的呼應，就是主體性的要求。臺灣的史學研究其實深受西方影響，很多研究人員都是從美國訓練回來的，他們的研究方法或切入的角度都是歐美式的，其中有些人的研究成果最終只是西方研究的小注腳而已。這是歷史研究的危機，這個危機仍待我們去突破。

侯坤宏（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就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會，我不認為可以完全切割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或經濟史，譬如我早期的研究，我當時認為我研究的是民國經濟史，但當我轉到佛教史時，我就不這麼想了。民國的社會經濟史可以是全面的，雖名為經濟史，但其中也包含了政治成份；又如我在寫蔣介石的宗教信仰跟太虛大師的關係時，我認為這也是政治史，因此我不會將財政、經濟或社會史做清楚的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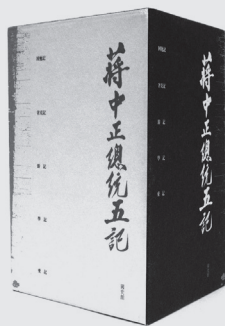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我們的確觀察到臺灣的民國史研究中，政治史這個領域似乎比較弱。學生們覺得傳統政治史缺乏新意，做不出太多新的研究，這個想法沒有對錯，關鍵仍在於你要問什麼問題？用什麼史料來回答問題？兩者結合就有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在我們再度思考政治史走向時，除了跟新文化史接軌對話外，另外一個方向，我覺得還是跟新史料有關。如近年來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的解密，到最近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這些都提供了相當多的機會。這些史料能告訴我們以往所不太了解的一些現象，也提供重新研究政治史的可能性。我們如何運用新的史料來研究政治史課題，是蠻重要的。

陳進金（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主任）

我認為傳統政治史或是新的政治史研究，依然應占歷史研究很重要的地位。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傳統的檔案閱讀，在這過程中我亦發現，我們在選一個主題、做一個命題時，除呈現一段史實或填補歷史的空缺外，還須思考這樣的研究能產生什麼重要的歷史意義。我覺得檔案閱讀在做歷史研究時仍是不可或缺；此外，幾個檔案典藏單位對檔案開放的態度也很重要，當檔案史料開放，讓讀者更方便時，更能開發一些研究的議題。

出版資訊



蔣中正總統五記

編輯：黃自進、潘光哲
2011年12月初版
平裝全套 1,600 元
書盒另加 100 元

《蔣中正總統五記》，為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文物圖書」類的《困勉記》、《游記》、《學記》、《省克記》與《愛記》等五種日記類鈔之總稱，係陳布雷主持總裁事略編纂室時期，由參與「事略稿本」編纂之王宇高與王宇正等負責輯錄。全書以編年體方式，就日記內容分類摘錄編輯而成，史料價值極高，為研究蔣中正個人或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頁 246)